

「我反抗，故我們存在。」

Je me révolte, donc nous sommes.

— 卡繆

Albert Camus

序言

一九五八年，中文版《異鄉人》（*L'Étranger*）終於問世，迄今已匆匆一甲子。卡繆這本扛鼎之作跨越國界，不僅打動全世界各地的讀者，也深植在處於相同情境下台灣青年的內心，也包括一九八〇年後的大陸青年。它同樣也跨越時代，因為這本書所傳遞的訊息是普世的，是真誠，也是人類內心的吶喊。第一代的中文讀者，極可能還會以略帶神祕且顫抖的聲音，將它推薦給及長的兒孫們。它就是這本已銷售達七百萬冊，有近二十種中譯版本的《異鄉人》。

早期的讀者，透過這本小說找到了苦悶心靈的出口，體驗了荒謬、存在主義哲學、拒絕（不服從，有時它是說不出口的），及淡淡的疏離感。之後，在一九五七年他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光環的加持下，下一批的讀者，從陸續翻譯出版的其他作品：《薛西弗斯的神話》、《鼠疫》、《反抗者》、《墮落》等，也發現了卡繆的勇氣、自覺及道德觀。新世紀裡，「卡繆熱」重新點燃，因為人們在他的作品裡又找到了真實及現代感。中國大陸幾乎出齊了他的重要作品，台灣也相繼推出新譯，包括記載他寫作生涯的日誌

《札記 I、II、III》(Carnets I, II, III)。新一代細心的讀者更能親炙他的創作歷程、他的寫作煎熬、他的人道主義訴求、高超的敘事手法、堅定不移的藝術家天職，以及激情灼熱的文采等等。

一九五一年，卡繆在一張便條紙上列出他最心愛的十個詞：「世界、痛苦、大地、母親、人類、沙漠、榮譽、苦難、夏日、大海」。這正是這位出身極度貧寒，成長在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、撒哈拉沙漠邊陲的小男孩，力爭上游的歷程。他經歷貧窮的磨練、感情的卮離、病魔的蹂躪、戰爭的威脅、死神的伺機，以及好友的敵意等等。他的作品不僅深刻真誠，他的思想不僅清澈明晰，他的道德訴求更如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。

十年後，他車禍身亡，年僅四十六歲。在他離開世間，前往另一個時空之際，如果問他，此刻他最心愛的十個詞會是什麼？我們就暫且推想應該會是：「提帕薩(Tipasa 他最心愛的地方，北非古羅馬時期的廢墟)、地中海(孕育他成長的海洋及阿爾及利亞)、愛(包括愛世間的一切及愛情)、荒謬、薛西弗斯、反抗、自覺、藝術家、路易·杰爾曼(Louis Germain 提攜他的小學老師)、戲劇」。他一生的另一位伯樂、著名作家及第一任文化部長馬爾侯(André Malraux)曾說過：「什麼是文化？就是一個人想到他在人間做過什麼事，所能回答的東西。」卡繆留給我們的不僅是他用生命及真情寫

出的至少五、六千頁嘔心瀝血的作品，以及像先知、長老那樣諄諄教誨的精神，這些正是這位跨時空的文字工作者、書寫藝術家留給世人最珍貴的「文化」！

今天，如果讀者想問我們，這本有關卡繆的專論，有哪個關鍵詞，或者作者最心愛的十個詞會是什麼？我們也很誠摯地推薦：「創作(包括寫作及作為藝術家的一切創作)、反抗、自覺、《異鄉人》、《反抗者》、現代性、美學(包括敘事手法及創作意圖)、涅墨西斯(Nemesis, 代表節制與限度)、讓·格勒尼耶(Jean Grenier, 啟蒙卡繆思想的高中哲學老師)、《第一人》(Le premier homme, 卡繆自傳遺稿)」。

在這本書裡，我們將從卡繆作品中的「現代性」出發，釐清它的諸多面向，並探討卡繆作品所呈現的美學，包括他所提出的相關論述；然後便是討論他的敘事手法——這是卡繆的同代文評家所高度肯定及驚豔的，它還深刻影響到後來的新小說、新新小說，甚至後現代小說流派的風格。我們感信，這部分是過去華文世界較少觸及的。但它卻是理解其創作脈絡所不可或缺的。因此，本書花了較多的篇幅，旁徵博引地引述，就是希望它能成為文學研究及小說創作時的佐證文獻。是的，文學研究並不只是探究理論或流派的影響，或者語言文字的賞析比較，甚至創作意圖的掌握。最為至要的，還是探究小說家如何醞釀作品，如何從最稀疏的日常瑣事，提升為扣人心弦、悲天憫人的作品。正

如卡繆所強調的，如何去「發現兩三個既淳樸且偉大的形象」，利用「藝術手法」，然後以「孤獨和互助」(solitaire et solidaire)的精神，不斷地淬鍊打造而成。

一九五一年，卡繆發表了一部深思熟慮的論著《反抗者》，他從笛卡兒的那句名言「我思，故我在」(Je pense, donc je suis.)獲得靈感，提出「我反抗，故我們存在」(Je me révolte, donc nous sommes.)的信念。笛卡兒的名言旨在強調「我存在的自覺」，卡繆的信念則更為深刻，更臻廣度；先是強調透過全面性的反抗，包括藝術的反抗，才足資證明我的存在。再則，我的存在這樣的自覺，也必須與他人團結互助才屬真正的存在。也就是說，精神上，它更能反映現代性，甚至當代性，也就超越了笛卡兒的「小我」，是一種「大我」的表現，這種對「大我」的關懷和自覺，便是人道主義的主要精髓。而對於所有真正的藝術家而言，心懷「大我」才是他之所以存在的核心意義。卡繆說過：「藝術的最偉大形式，就是表達最高層級的反抗。」也就是在這樣的推理下，他才堅定地喊出：「創作，就是活過兩回！」因為你可以多出一個機會到繆斯的樂園走一圈，然後「立言」，同時達成傳遞文化和克盡「人之職責」的使命。

就像每個世代的知識青年那樣，本人在大學時期便已接觸卡繆的《異鄉人》，只覺得作品十分現代，唯氣氛低迷，似乎在找一個不易找到的出口。當時可說並未能深刻體悟卡繆的「荒謬」，及所謂的存在主義文學。及至回台灣教書，選用了《異鄉人》當翻譯課堂上的教材，才開始用心涉獵卡繆的作品及相關的論著。其間也翻譯了卡繆的遺作《第一人》(皇冠出版)，因而有了更深入的溝通。十餘年前更下定決心，撰寫一部有關他寫作風格的專論：《卡繆作品中的現代性》(La Modernité chez Albert Camus, 2009)。後因兼顧行政之故，這本法文撰寫的升等論文就給擱置了。直到二〇一八年初，才順利說服台灣商務印書館樂意出版，並由本人親自翻譯這本論著，另附加兩篇相關論文及三篇導讀。特此謹向總編輯李進文先生及主編邱靖絨小姐致謝。本人由衷期盼，透過這本書的出版，能提供更多的研究心得及學習訊息，讓華文世界的代代年輕人，都能更清楚地認識這位無國界的文學大師的作品，包括他艱辛無比的創作歷程、獨樹一格的敘事手法，以及語重心長的人道主義呼籲。是為序。